



詩經讀序私記

卷十八之卷十九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八

白巖姜炳璋學

同學諸子較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已盡此篇之肯
蓋不得終養只於首章見之通篇俱承此意不徒行役不均之
怨也

一章言王事靡盬君臣之義固無可諉而憂我父母人子之心其何以安憂我父母箋作父母思已而憂集傳因之不如李迂仲云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父母不得養之也

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無不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為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 獨使我有父母之子所以為不均

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之日長而報親之日短陳情表似以此詩為藍本 只就王使我之於人子身上意一照便有垂白二親需人奉養意一未字兩方字正見報効無窮何苦奪我愛日致恨終天

四章五章六章或者以為王事多難凡在有位義不顧私忠孝無可兩全而今逸者如彼勞者如此王試察之孰為寬閒孰為勞瘁孰閨房燕樂且有妻子之歡孰馳驅道路莫慰門閭之望則勞逸見苦樂分必有以遂人子終養之志矣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

北山六章三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謂此詩不如邶之北門北門又不如南之汝墳殷其雷之婦人不知北門之大夫無父母也汝墳殷其雷則被文王之化也安得以定詩人優劣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呂東萊曰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
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云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操其實春樹蒺藜夏
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故君子先擇而
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小
人傷賢其憂百端

此詩荀子與序合蓋首序與詩並傳而荀卿述之也韓詩外傳
及易林並同則知詩序之傳久矣小人未進往往曲意承事君
子無一不當其心使之深信不疑如丁謂之於萊公蔡京之於
溫公皆是術也一旦得志反脅相噬并君子逐之詩中祇自塵
兮維塵冥取喻了然若行役者之詞則但言勞苦足矣至塵
之冥即未甚勞苦亦自不免續讀詩記云力微挽重無益於
事然於維塵之義終不相粘方知古序確不可易

一章車輕則操縱在我大車則進退不能由己故為進小人之
喻塵者蒙蔽之物故為自取污辱之喻小人既進放恣為奸將
來不知何底一念相着如負重病百憂指後日之變亂朝政敗
壞家國從今日思之真百憂攢集無思者猶云不可說也正是
思之深處序著一悔字深知詩人之心兩祇自猶云前既自悞
今又自病更不值了不得已且置之耳是無可奈何之詞
二章冥訓昏晦故以興不出於類業已昏晦雖胸中耿耿小

明無裨也扶進小人是昏晦也悔則其小明也

三章古義云雖本作壅有障塞之義先言塵繼言真終言雖轉起而益盛也沈氏說通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重猶累也思則百端交集徒自覺其累重耳亦深悔之詞介甫既退每書福子建子黃子澄云誤薦景隆萬死莫贖皆自之類也

無將大車三章：四句

申公傳謂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此即竊取序意爲之也鄒氏忠胤曰此大夫少力小任重又恐不能舍詩人諫以毋徒自苦也按此即岷隱之意皆不可從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按桓寬謂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程子謂古者戍役今年暮春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防秋至過十一月而歸玩采薇詩當以程子之說爲正然則大夫徂征載離寒暑爲事之常而云其毒太苦何也蓋采薇文王之詩也無人逸已勞一人兼數事者幽王之世亂世也君子每與小人相連凡可以困君子而殺其身者無不爲之鄧騭之於升卿盧杞之於魯公皆用是術功則小人享之咎則君子受之云其毒太苦涕零如雨悔恨之意深矣故曰悔仕亂世也末二章爲小人規之提出正直兩字便見已之所以罹此毒者爲正直不容於朝耳詩人豈徒爲行役

之怨辭哉

二章或謂此二月言夏正建卯之月下章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作周正建子之月不得言日月方與愚細讀本文二月初吉繫於至芠野之下則至芠野之日爲二月朔其啓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也以夏正言日月方除始除也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日月方與也正月始溫二月則春日遲遲不得言始溫矣諸家惟何氏指疑二月非徂征初

行之日而又謂是作詩之日不知作詩自在歲暮啟行自在正月詩言方除又言方與自註明甚載離寒暑載猶則也

其人朱子以爲僚友之處者最是而輔氏云即靖共爾位之人其解又悞按此其人即下一章之君子也曰其人猶羣臣曰蓋臣同僚曰同寅耳美其名以稱之非實謂其恭乃識也彼甚安逸我甚危苦我故不覺涕零如雨已想到罪罟上若恐僚友之罹罪罟而涕零詩人方自悲不遑何遑代他人悲耶

二章傳云除除陳生新也

日月其除已見唐風蟋蟀箋以四月爲除疏引爾雅證之按爾雅釋天四月爲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正與除陳生新之義相反安得改余爲除乎集傳以二月爲除似亦襲疏之誤

懷願言懷願同僚又懷願自己安危勞逸如隔天淵

三章劉氏彛曰采蕭獲菽冬之事 箋云我冒亂世而任自遺
此夏悔仕之辭愚謂若云平日不應與彼爲敵便是小人伎倆
念彼其人優游安逸而我則興言出宿此所以瞻之懷頷而涕
零如雨也

四章五章上念彼其人下俱有安處安息意而此以靖共者勗
之也靖共處全在正直之人是與而與由於好故又以好是正
直勉之好正直而與之則正直之氣伸不至不容於朝而罪罟
譴怒不之及言神之聽之隱然見人可欺神不可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說者疑之或据左傳楚靈王會於申椒舉
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桐栢山桐栢與太室皆
豫州山杜預註太室中嶽也以左氏證此詩宜無不可或又引
蔡邕明堂月令論以駁之謂武王盟錫京明堂之太室且周特
太室未列中嶽愚按宣王初年南征北伐命將出師而淮北徐
夷王獨親行可見淮北之夷強甚宣政不終幽王繼之安能保
其不蠢動乎幽王踵宣舊迹因而遨游淮上如隋廣所謂朕夢
江都好征遼亦偶然是也太室之會或有之歟杜預以後世地
里釋古文者甚多又安見杜不足信而邕獨可信耶嚴氏云經
之所有經即史也則亦無待於引證矣

一章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

雖云鼓鐘淮水之上不迥在臨淮之國非必臨流作樂也此日之車馬喧闐赤芾金輅必粲然可觀而聞樂者憂心且傷何以故孟子所謂舉疾首蹙頰而相告也曰淑人又曰君子曲盡思慕之神先王謂周之盛王

二章三章其德不回其德不猶所以懷之而信不能忘也而憂心之故可思

四章集傳同音言其和也堂上鼓瑟鼓琴堂下次笙擊磬音律皆和也不言吹擊所以屬句耳陸氏詩學云曰鼓鐘曰磬備舉金石之奏以為作止之節愚謂金聲玉振就始終言之樂既作八音並奏非謂金專用之聲玉專用之振也堂上以琴瑟為主堂下以磬為主鹿鳴鼓瑟吹笙堂上堂下各舉其一耶之依我磬聲八音惟磬難調故必依磬以協律也熊氏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其說非也

籥舞者所執也左傳見舞象箭南籥者註云箭舞象者所執籥舞南者執所謂象即周頌大武之詩南與頌可以節舞則雅亦可以節舞矣毛公惟訓南為南夷之樂為悞其云以為籥舞是籥乃舞是雅南者似不_得列之為三疏云不僭是行列不有參差樂記曰古樂之數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范氏補傳云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

鼓鐘四章：五句

謂此詩昭王南遊於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者本鄭康成中候握河記註孔疏謂依三家爲說也毛氏駁義引晁說之詩序論又云孔氏正義謂惟韓詩以鼓鐘爲昭王時作則孔疏具在初無此文詩故云記徐夷偃王偃王之事也益誣矣又詩學雜引竹書穆王伐徐事及穆天子傳以淑人爲盛姬想入非非援史證經之弊乃至于此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後序以此下十篇俱爲刺幽之作因撰出政煩賦重及傷今思古等辭諸儒和之不知毛公原未嘗有此說朱子以爲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其說良允然謂正雅銷簡於此則自北山至裳裳者華爲一什不應分錯其半而魚藻黍苗諸篇不應又錯刺詩之後國風錯簡容或有之然必無齊入於魏衛入於曹之理竊以爲幽王承宣王之後先朝老臣如方叔召虎吉甫程伯諸公應有愁遺當其即位之始以先王勤民事神之政朝夕諷詠以教之猶之周公以文王大明之什七月之篇陳於成王也成王賢主也故曰戒曰陳幽王暴主也故曰刺皆史官從後之辭耳

楚茨四篇朱子以爲公卿之詩然詩中所陳似非公卿事考特

牲少牢有司徹三篇無所謂祝祭於祊而獻酬笑語一節在祭
末執爨等事皆處嘏辭工祝之後今詩文俱在先以天子之禮
與卿大夫士不同一也箋謂采齊即楚茨故鄭氏本作楚薺周
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王路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先
儒以時邁爲肆夏可知特邁及此篇俱天子之詩二也左傳先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言先王則不得爲公卿三也公卿無鼓鐘送尸之事集傳引大
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非公卿可僭四也朱子引少牢嘏辭謂大
夫亦可言皇尸及眉壽萬年然細按數詩規模宏濶禮儀周備
絕非公卿氣象下篇且以曾孫配禹功豈公卿所敢當五也故
在當時門人早以不專指公卿質之講壇矣而朱子引述原未
嘗盡棄古說也

一章嚴氏泥後序傷今思古意故以首二句爲當時所見其說
非也言荒瘠之土今皆沃壤皆我祖宗翦除茨棘執黍奉先以
詒福於子孫者次第說來已使後王惕然深思皇矣篇脩之平
之章類此

楚茨四篇誠出一手此首二句直追溯到公劉后稷以農事開
國貽我不基不特爲此篇之冒且爲下三篇統冒也

篇中祭祀節次只順詩看去不必依少牢特牲
補正以介景福之介宜訓助

二章詩所云此章言方祭而主人初獻求神之事 補正或肆
或將體解而進之也郊特牲腥肆爛臠祭注肆解剔也

禘有二種一時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禘此詩所云
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于禘若禮器所云是也正
祭之禘在廟門內之西繹祭之禘在廟門外之西孔子曰繹之
於庫門內禘之于東方失之矣何氏云祝祭於禘爲行禮之始
畧如迎神之類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於禘此交神明之道也則是祭禘爲行禮之始
之明據或問索祭於禘有牲否牛人職云索祭之牛謂之求牛
求即索也

神先祖之神也疏云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保傳
云安也集傳謂神保尸之嘉號補正云五章既曰鼓鐘送尸又
曰神保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蓋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
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
格神安然來格也 對先祖稱孝孫乃主祭之人謂天子也

三章此言祭獻時君婦賓客之事何氏古義君婦猶云御妻指
九嬪之屬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泣陳
內羞之物而女御又贊世婦蓋薦豆者后而君婦亦各泣其事
以贊之也莫通作寔謂寂寞無聲與奏格無言同意君婦敬而
后之敬可知矣按祭宗廟九獻之禮一獻王裸二獻后裸三獻

王薦腥四献后亞献于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献王薦熟六
献后亞献于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献王酌尸八献后酌尸
于是荐加事之豆籩各八既酌尸畢后又献羞籩羞豆各二而
諸臣進以酌尸焉是爲九献然分之爲九献合之只有三節薦
腥爲一節荐熟爲一節酌尸爲一節也故上章是第一節事此
章是第二三節事以邊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各
不同皆內羞也君婦所贊當指內羞而傳以內羞庶羞兼言之
者以天子庶羞百二十品合之四豆之實尤見其孔庶耳

献酬交錯不是祭畢而燕蓋献尸之後而賓主導飲非可笑語
之地也詩所云笑語祖考笑語記曰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
來格可知矣故曰神保是格愚謂至行旅酬而禮儀合度情意
歡洽知祖考至此必喜極也

四章詩所云此言畢献而受嘏之事

觀下章則此在飲福受胙時徂往也言尸命工祝徂孝孫酌尸
之位嘉賚孝孫而飲之致告以嘏辭如下文所云也二句當連
看賚孝孫之禮少牢謂佐食取黍搏之以授尸尸受之以命祝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云
云按此雖大夫禮然所云卒命祝猶此授以致告之辭也云嘏
者猶此謂賚也孝孫酌尸之位在于尸內西祝於尸西嘏之猶此
謂徂賚孝孫也皇尸以下之辭猶此芘芘以下之辭也然後知

集傳引此一段正補徂賚之義徂賚之物特牲尸以菹豆親嘏主人蓋士尸卑其禮質無工祝徂賚若大夫則少牢所謂佐食搏黍授尸矣天子之禮爵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牢之卒爵而飲之鄭云牢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尸：嘏玉此其卒爵也然則嘏禮天子用爵鬯矣飲福者飲福酒也受酢者先儒以爲受酢之訛也飲之受之皆此爵鬯之酒也飲工祝以飲主人受主人受之也工祝既嘏以酒復致告以辭則飲福受酢即嘏禮也乃鄭氏箋詩忽背傳訓釋既齊爲臧取遂爲每物徧取之說云嘏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夫大夫猶命佐食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搏黍菹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孺於醢其褻不已甚乎皆其說之謬也芘芬四句以禮物言既齊二句以禮容言集傳分解甚精其云使爾無一事不得乎此是執足永錫爾極句下云報以類乃指萬億之福輔氏萬億以德言亦誤

五章此言祭畢而送神之事

神具醉止正致告之辭必告之者諷尸使起而難以胡言因託爲告主人以諷之故告利成之後即云尸謾也箋云具皆也疏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神故也傳云皇大也箋云君也載之爲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釋文謾起也尸本像神而神之去來憑之故爲神之節度也保安也箋云

神安歸者歸于天也

箋云宰之夫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疏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註云胾俎最尊其餘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以膳夫爲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膳夫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二人故言諸也周禮九嬪云贊后薦徹豆籩徹籩豆者后而諸婦贊之也不遲傳曰以疾爲敬也

六章疏云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詩所云詩言祭祀未有備始終如此者

稽首首拜至地也或謂拜手而稽其首也稽留也凡拜皆跪手先至地首至手稽留不即起也

傳曰替廢也引長也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子孫勿廢而長行之爾雅云子孫引無極也其所以晚後王者深矣

楚茨六章十二句

按此篇或以爲豳雅或以爲勸農其說固非古義以篇中有神具醉止斷其爲時禘又分此篇爲秋之禘嘗以周禮大司馬有秋獮致禽以祀禘而此云祝祭于禘也下篇爲冬之禘烝則以篇中有是烝是享也不知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凡廟祭皆然何獨秋禘大司馬祀禘鄭云四方之神下篇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泥一字以定詩旨鑿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 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說見楚茨或曰如數篇作于幽王初政則當在節南山之前其果錯簡歟曰非錯簡也使移置節南山之前次于斯干無羊之下則後人必以爲宣王詩也編詩者以節南山諸篇列于前而以楚茨等詩附于後使讀者望而知其爲幽王而作猶張子謂國風若非以衛分之則王風無異于正風是也且以見幽王初政未至敗壞而國有老成未嘗不以成王之業勗之故謂師移其次者乃鄭氏之陋說而昧者乃敢妄竄次序尤侮聖之甚者也

此篇與楚茨如出一手彼之所畧此之所詳而此前三章即彼首章意而詳行之

何氏楷謂畝壠也畝爲壠中水道六畝爲一畝對畎則畝爲高畝即田身是也金仁山謂六尺爲步畝濶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畛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畛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又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畊田畊同畝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一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于畊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草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按二說不同其實相須也蓋穀宜高燥則畏水故多爲水道而植于畝穀宜下濕畏旱當厚培其根而種于畊

不比東南水田也但何氏謂六畝爲畝非是當從志言三畝爲畝

匠人百畝爲夫：間有遂九夫爲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遂在田首者謂攔截于田之起處即諸畝水所同注也畝則畝中之小水道也謂遂東流則畝南者不越孔疏縱橫二字如遂東入于溝則遂已橫截于南諸畝水當直注于遂畝直畝亦直橫者東則直者南矣遂南入于溝者做是集傳所謂順水之勢也若從食貨志則畝以藝禾畝爲壅本遂在田首而水之去來由之則遂東流以注于溝者必從遂南入于諸畝而畝自在南遂南流以入于溝者必從遂東入于諸畝而畝自在東其出水亦然何以不言西北自無西北可言耳蓋水勢所注非東則南畝雖有西北總以遂溝爲主縱橫定而止言東南可矣

四章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野外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于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毛檢討經問云五畝之宅其半在邑冬月納稼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考工記王城九里鄭駁異義言公七里尚書大傳言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今但以五里之城折衷爲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爲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今以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萬里也萬里萬井得八萬家以八萬家而止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况城中宮廟朝市又當去三

國之一也。不知二畝半在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外皆有邑，公家曰公邑，私家曰私邑。食采曰采，邑丘曰丘邑，都有都邑。比、長、黨、正等皆有官居，自邑而甸、甸凡聚會處即設為官居，而民遂附之，所謂邑里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為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市廛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也。古義謂上章場字分指九夫之場，此則專主公田之場也。於是種瓜藉以獻皇祖。周禮甸師祭祀供野果蔬之屬，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蒞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亦天子圃樹瓜供祭之證也。又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瓜瓠果蒞植于疆場，則通指井九百畝之疆場耳。愚謂特舉瓜者，蒙上疆場黍稷之文而及之。六帖因瓜熟指為秋嘗，則鑿也。或疑周禮稅斂太苛，然無稅及瓜者，鄭氏倡為稅瓜之政，謬甚。五章但舉裸獻迎牲，而朝踐時節次俱在言下。六章言饋熟曰祀事孔明，而以後節次亦在言下。全備祀典，只舉一二端以括其餘。

箋云：享于祖考，納亨時。疏周禮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受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牲碩則贊注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刀傳曰：刀有鸞者，割中節也。疏鸞鈴也。集傳執主人

親執也按祭統君親鸞刀羞齊則饋熟時割所羞齊肺也禮器
君親割牲亦薦熟時親割牲體也與此納亨啟毛時無涉惟祭
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于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
鸞刀以割取腓膋乃退註麗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然
又卿大夫執鸞刀非王親執夫齊肺牲體親君俱親割况告幽
全乎則王親制殺而親大夫贊之祭義之辭有未備也

信南山六章二六句

何氏楷曰朱子疑爲豳雅此詩有從以駢牡之語明是周有
天下所尚豈豳侯所有我疆我理王事也鸞刀啟毛王禮也
觀其以曾孫配禹此其曾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乃以

爲公卿奉宗廟之詩乎

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
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
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康成求其說而不得註
遂人則曰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
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之公邑蓋以鄉遂不畫井惟以夫地
爲溝洫而采地則用井田法也求之于經無明文而詳考匠
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
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

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中有一溝直一列
九：井計九溝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
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
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
區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
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
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
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
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陳氏祥道曰大田之詩言雨我公田噫嘻之詩言春祈穀于
上帝而歌駿發爾私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
井田之事也鄭康成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
以二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遂之
爲井田可知矣載師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縣都皆
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

按遂人匠人二制從鄭氏者主分從莆田鄭氏永嘉陳氏者
主合人亦知合者爲是然以遂人合匠人病其戾合諸少司
徒及司馬法則又戾合諸孟子更戾於是聚訟益多兩制蒙
矣然細讀周禮可攷而知也遂人曰夫間有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上有畛即匠人九夫爲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是也遂直則溝橫一井一遂十井並列共注于溝故分
言之十井各有其溝之一合言之則十井共此一溝也蓋十
井遂九而溝一也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者百里之
地五溝五涂已居十分之一故遂人連溝洫則宜夫增一夫
匠人除去溝洫而專計井地故但曰九夫薛氏所謂九夫自
井地言十夫兼溝洫言之也遂人曰百夫有洫：上有涂匠
人曰方十里爲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溝橫則洫直
百井爲成以開方法準之得方十里外包一洫九溝各注之
則各有一洫也九溝共注之共此一洫也蓋百井溝九而洫
一也遂人曰千夫有澮：間有道匠人云百里爲同：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千夫者除溝洫實九百夫一成
之地也十列之則百成一同之地也十成共一澮百成則得
九澮也遂人語其偏則一成之洫自注于澮匠人語其全則
百^成之洫橫列九澮而各得其一也若夫大川者包乎九澮者
也遂人曰萬夫有川：上有路蓋萬夫是十成一列之地共
一澮而注之于川矣匠人言澮即言達於川統一同之地同
外即川但言達之可矣蒙上言澮之文也遂人何以又云以
達于畿則總上文之辭也言五溝五涂盡王畿千里之地皆
準乎此匠人上二間字言包乎其外也下間字列乎其中也
然溝亦在成間洫亦在同間故皆以間言之川言兩山之間

川外無田可井也又可以見匠人非無山谷藪澤難井之處而行貢法矣諸儒惟漁仲之圖最明其謂遂人舉偏數匠人舉大概一言破的陳及之謂遂人以積數言匠人以方言似矣而又云井之內旁二溝中又二溝不知居中者遂是以遂爲溝也陳祥道云周無二制似矣又云非一成之地包一洫不知洫正包乎成者是以溝爲洫也若少司徒則專以賦稅言之其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開方準之一邑二里積而甸八里也夫方十里爲成井百夫九百何小司徒以八里定賦蓋除去三百二十四夫使之治洫而不稅其出賦稅者但五百七十六夫故但以六十四井爲率而不盡一成之數也由是至四都開方準之得八十里夫百里爲同除去三萬二千四百夫使之治澮而不稅其出稅者但五萬七千六百夫故但以六千四百井爲率而不盡一同之數也詳見周禮賈疏可見先王溝洫之重遂人兼言之匠人則除去言之少司徒并除治溝洫者言之無二理也司馬法則出車之制也其云夫三爲屋三爲井皆以井起數云井十爲通連溝涂言之則遂人之百夫云通十爲成則遂人之千夫也云成十爲終謂一同方百里之地縱橫截爲十行、列十成十成爲終者據同一行終頭而言亦即遂人之萬夫也云終十爲同即統遂人萬夫之地

而縱橫十截也匠人但言成與同而司馬法曰通而成終而
同益以證遂人亦有通有成有終而已該乎同即偏以該全
也匠人所言則舉大以包小也其義一也孟子所謂請野九
一而助即遂人之治野也豈同是野而孟子指都鄙遂人指
郊遂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孟子鄉田同井之鄉即
侯國三鄉之鄉也其謂國中什一使自賦馬貴與謂九一乃
授田之制什一乃取民之制其說是也國中指境內大意言
平曠之野既畫井行助不復稅其私田矣若國中之宜行賦
者但以什一之法使之自賦可也其宜行賦者謂山谷藪澤
之地也隨地爲田橫斜皆可墾辟其間溝洫或本自然或由
人力因地制宜亦不拘九夫十夫但一夫授田百畝耳所謂
貢法以濟助法之窮也其云八家者大司徒授田不易者家
百畝則井中八家墨守不更若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
三百畝則又當隨時變置故一鄉之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
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使之相保相葬
則又孟子死徙無出鄉之義也朱子註孟子用鄭氏而云鄉
遂近王都故設險又引晉卻克欲東齊畝爲證夫溝洫澮川
所以防旱潦非徒爲勝兵計即云勝兵都鄙不守鄉遂何爲
是先王以遠鄙之民與敵也即卻克亦曰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封內豈獨郊遂哉然朱子又云昨夜說匠人之制謂無許

多溝洫其實不然看來與鄉遂一般耳則朱子未嘗不自正其說也馬氏謂鄉遂豐凶易察故行貢都鄙情偽難知故行助夫滕五十里耳有何難知况天子行之畿內諸侯行之國中地官之屬紛然所爲何事而民隱上壅也此竊鄭氏恐稅民無藝之說總屬謬論然貴與又云鄉遂負郭之田必是平衍沃旣可以分畫而反用貢野外之地必是山谷之峻險溪澗之阻隔難以分畫而反行助則亦未嘗自不知其謬也蓋諸儒以遂人匠人溝洫多寡不同不知按籍求之遂人不加增匠人不加減也惟孟子所云九一則十分之外取其一什一則十分以內取其一馬氏憤：謂貢輕于助或又以爲近郊膏腴不妨多取竊以爲皆非也孔穎達云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孔氏力闢班固何休范甯趙岐宋均助耕之論其言甚頗而惟此爲近愚謂九一者八家各佃公田十畝而私其百畝是于百一十畝而稅其十畝也什一者每夫授田百一十畝而貢其十畝之入彼此均平而無偏頗然則夏后何以五十而貢井田之制其來已久夏后氏洪水之後溝洫難備公田未設故行貢法殷人既立公田周人規撫行之則益密也然則合周禮論之一同之地既定之以九又定之以十又從而四之又從而五之更一官則設一

命不無繁碎紛擾然十無背于九：無妨于四：不害于五
苟不出于先王之經制安能四達不悖如此哉

甫田刺幽王也 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大臣述先王之事責重在王者身上每稱曾孫者言自古有
年直推到先世先王爲后稷公劉之曾孫既重農事于前今王
爲先王之曾孫安可不亟田功于後此又諷王之大旨也

前二篇意主奉祭而推本于重農此二篇意主重農而歸本于
奉祭 通篇大意一章已提其綱二章祭報方社從古寧生來
此有年之見于往日者也祈年田祖從今字生來此甘雨之祈
于今日者也第三章即從黍稷蕝：順接去一時南畝之適糝
耔之勤髦士之烝無不在內末章極言今日之有年而十千之
取農人之食又出于此而以社以方無不舉行農夫于有以萬
壽之祝也

一章今指曾孫之時也集傳訓耔字引漢書因墮其土以附苗
根顏師古註墮頽也謂下之也言下其隴之土以雖畝之苗孔
疏墮譌墮集傳因之墮者封培之意正與墮意相反

髦士朱子引管子秀民之能爲士者烝而勞之只重勞農上因
之識別其俊秀已寓選造之意箋謂講貫道藝恐非其時

二章逸齊云王者祭社稷用太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
徧不當祭于田間此皆先王時民俗祭祀如此其說固然又云

王者省耕時見之按本文我田既臧者即下文善且有既者已事之辭農夫之慶字即指方社報賽之事蓋田既臧而報神慶孰大焉已是萬寶告成之候非春耕時矣則此二段非一時之祭可知集傳以報祈劃開最是益上章已說到耘耔之敏第三章本可直接此章橫揮二段言去秋歲熟報祭社方爲農夫之慶今日始耕復祀田祖爲甘雨之祈益于自古有年今適南畝交縫處說得詳明而形容先王成民致神倍透故末章只以農夫之慶一點自足方社主報田祖主祈亦互文耳諸說俱非是

三章補正攘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故強取而嘗之也嘗其旨否蘇氏謂田畷嘗之東萊謂王自嘗之義俱可通但此句緊承田畷至喜來正摹馮其喜處且此章以曾孫來止一句領起中七句皆曾孫所見其一時婦子官民禾畷景象而以不怒兩字攬裹血脉更貫當從蘇氏末二句曾孫省耕時所見如此甚協其心而不怒其意若曰今日之農夫亦既克敏矣蓋克敏句是曾孫意中贊語正不怒之實也不怒即喜也田畷曰喜曾孫曰不怒異其文耳呂氏曰洛人稱張全義他無所好見嘉穀大藟則喜正此意省耕其大名實省耘也

四章集傳將農夫之慶懸空說則下二句拍合不到祝君上故不得不以萬壽稱農夫耳愚謂千斯倉三句一直說言斯時當

用千倉萬箱以貯此黍稷稻粱之多是方社報神爲農夫之
慶其報神時從而祝曰維神報以介福使我君萬壽無疆也何
以不明言方社以二章已言之故只言農夫之慶自見蓋慶字
內已包得方社觀下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則此報以介福即
農夫祝于神之辭蓋歸功君上也

甫田四章：十句

古義移此二篇于七月之下蓋誤以爲豳雅亦猶僞魯詩之
見也辨見豳風之末逸齋分此二篇爲省耕省斂但此篇固
重省耕而末章省斂亦在其中下篇固重省斂而首章曾孫
是若則亦未嘗無省耕意也特語有詳畧耳

大田刺幽王也

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篇中寡婦之利只是形容豐年無不徧及之惠耳先王鰥寡孤
獨有養非必資此遺秉滯穗以苟延性命後序因此牽合刺幽
之旨謬矣然謂農夫答上之辭恐無所據安見上篇曾孫來止

爲曾孫自言此篇曾孫來止爲農夫褒頌此篇與上篇其旨略
同上篇責重王者之意顯此篇但言民間耕斂之事而由于王
者致之自在言外其言播穀民自播之也稂莠民自除之也螟
螣之去由于神雲雨之賜由于天先公後私篤于小民遺秉滯
穗均于寡婦即末章曾孫之來不遇觀稼穡報田功而已則此
日士女幾忘帝力何有通篇只首章用曾孫是若四字點明以

下語：說民間却語：歸到王者身上而方阜堅好無人不利
皆王者之賜因終之以景福之介詩人之意深矣

一章凡言農功說本年事都從舊年說起以見備之豫濫觴于
豳風七月篇

二章李适仲曰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
歸功于田祖自古賢太守猶能使蝗不入境况王者之治乎

既者已然之詞言民得此方阜堅好之百穀由于人力之勤而
根莠去天時之善而蝗蟲除也益首二句便是獲歛之時下六
句特推其由不是既堅好而又恐根莠也

三章承上章言根莠去蝗蟲除而或者亢陽無雨澤則亦不足
以成方阜堅好之百穀也今則雲盛雨徐公私徧及夫而後方
阜堅好而可以獲矣以下遂言歛獲之前四句亦是追原所
以致此方阜堅好之由諸說既說堅好又云去莠既說興雨又
云獲稻初無章法

四章魯孫之來爲省歛也而婦子之饁田畷之喜并不必有不
給之助來方禮祀又是第二次來爲禮祀不爲者歛也來字勿
合併看

大田四章二章：十句二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歷世相承至夷厲而廢遂有流
彘之禍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此車攻吉日所由作也幽王能
繼宣之業庶幾人心再振周道以興乃觀其初政委靡詩人因
述列祖朝會東都之盛戎服馭師者以諷之欲其率祖考之行
也故篇中保家室保邦家皆作危辭言外見夷厲一蹶萬不可
再蹶却氏以爲雅而似風良然 考宣王之末姜戎敗績西戎
未殄兵威不能復振故于嗣王以用武爲勗老臣謀國凡事皆
幾何待驪山之禍始發黍離之痛

一章決：洛水今昔猶是所可壯美者君子至止耳韎韜有奭
以作六師見所以有此福祿以其威武震疊也

韎韜本土祭服而天子戎服亦用之朱子引司服爲證甚確鄭
氏乃云世子服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遂
命其總六師夫君行師從自有大司馬總之何煩世子且于上
下語氣都不連屬集傳爲長又陳氏暘云韎之色視裳而已兵
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韜纁絳色則韜似非
天子所服愚謂不然左傳均服振：上下同色曰均服禮天子
服芾則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士不得服芾若戎服而袷則一也
又按樂記鞞又作鞞亦作鞞詩又作芾白虎通作紉皆蔽膝之
衣名異實同惟鞞合韋鞞鞞不合韋耳

二章萬年家室只在鞞琫有珌上蓋不忘武功以作六師天下

不生覬覦之心則王室自無漂搖之慮

三章既同就現成說言戎服以作六師天威振肅諸侯大小相維強弱相安無不同享其福祿也于是天下聯為一家而君子亦得萬年保之

瞻彼洛矣三章二六句

按季彭山以為宣王詩不知朝會東都不獨宣王也却氏以保其家室對幽王廢太子申后之事此詩詞無悽惋未必作于三年廢后以後也何氏謂東周之詩以君子指鄭武功公豈有平王東遷詩人猶以為盛事而賦之耶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叢子于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朱子曰此詩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

如果小人在位賢臣世絕則詩人不知若何激楚乃此詩音節和平寓意婉轉無一字涉亂世宜朱子之不信也今細按毛傳亦無續序意但以為天子答前篇則既無東都字又無朝會田獵燕飲等事恐未可以首章語近蓼蕭遂同其旨竊以為朱子初說極得詩旨蓋幽王初政即有厭棄舊臣任用新進之心萌芽已動未敢猝發詩人遂探其旨以力制于微故詳述勳賢之

在位者有是才德宜有是爵祿當始終任用不可萌棄絕之意也

一章言華葉俱盛自著爲觀美興之子才德俱美自協乎人心有所譽處非倖致也而不可遺棄之意自在言下

二章何氏曰有慶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謂則有慶是也

三章惟天子之卿駕純駟諸侯亦然言豪華以或黃或白而見其盛車馬則以純色而見其盛六轡沃若若固有之也非甚盛德何以如此

四章箋云似嗣也說文象也才德如其先人故受天朝寵任亦如其先人也

朱子前用箋說以君子指其先人及細按維其兩字終難著落故集傳直指之字其說是也但于似字謂外之所形如其中之所有則字既異義而拍合上四句恐亦費力似鄭箋較允

此賢者是周家世卿之子孫如召伯家父凡伯之屬幽王不善性成或畏其悻直或摘其微瑕如趙高所謂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親信此意萌老成空矣然其事未形其幾甚隱不便明攻所忌詩人反覆推崇賢者之才德式穀似之不愧先人享有祿位而不誣益其詞若卷之阿而其意實小旻也

裳：者華四章：六句

續序以傳于第三章有世祿之語故撰出小人在位等詞補

傳云勲賢不用思古明王古義又意其為鄭武公而作皆曲說也

詩經讀序私記卷十九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 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詩曰彼交匪教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教福將馬往 中說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魏徵曰詩曰不戢不難受福

白巖姜炳璋學

男埴較

不那彼交匪教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微其能自處矣
范氏甯曰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玩甯惠子趙孟及文中
子之言則知此詩正重彼交匪教句也蓋幽王燕諸侯必有禮
儀失度者故詩人作此諷之欲其篤泰交之誼而戒無教之風
也

一章有鶯其羽猶之熠燿其羽熠燿螢也彼借以爲鮮明鶯黃
鳥也此借以爲文章詩所云羽興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祜
酬酢歎洽從敬心所形則有樂胥之美君子指王胥皆也樂胥
無一人一念之不然乎契之至無有些子攜貳處所謂厥孚交
如也則諸侯皆吾羽翼足以受天之祜矣

二章詩所云領興爲諸侯之長率也故曰萬邦之屏屏言長率
諸侯使大小相維弱強弱相制足以爲諸侯之屏蔽
三章詩所云之屏承次章之翰承首章戢難又承次章受福又
承首章天下諸侯歛戢而敬慎王之受福不已多乎

四章此結出正意來不教者敬也言兕觥旨酒之間相與交際
致敬盡禮而無教慢則屏翰立戢難著四海一家王之萬福若
來同矣用教字輕一點而諷王之意砒入肌骨

桑扈四章：四句

按古義以桑扈爲饗禮蓼蕭爲燕禮湛露爲來朝而饗燕又
以爲九夏之鶯夏說俱失之鑿

鴛鴦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何氏楷曰咏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旨昭然

按何氏說詩多失之鑿而此詩似何義為優據史記褒姒為后事在三年前編幽王三年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說雖不同而此詩之作當在褒姒初嬖之時申后見踈之日褒猶未后也申猶未廢也詩人豫識其幾故以鴛鴦起興鴛鴦匹鳥雌雄未嘗相離夫婦之喻也畢之羅之為人掩取褒姒中傷申后之喻也君子萬年言當為宗社計宜其遐福言當為嗣續謀乘馬莖秣言車馬親迎不比奔則為妾也漢杜欽云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嫡之心又云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此前二章意也來濟諫立武氏疏云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止絕社稷傾淪即後二章意也詩人咏夫婦曰雎鳩取其有別盛世之夫婦也曰鴛鴦取其情摯衰世之夫婦也

一章宜者人與福祿相稱也舊說以羅畢為鴛鴦之美事疏云畢則軌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以見觸處皆網羅續序迂僻無足取

二章戢左翼以相依於內恩誼之篤也左翼戢則右翼舒防患之周也君子于夫婦之間能如是以立萬年之基始終無猜宜

其始終是福矣

三章夫婦之道不可以賤妨貴王之立后也乘馬在廢既摧之
又秣之以致親迎之禮君子將以是立萬年之基以福祿偕老
安得自階之屬耶艾老也 追述親迎盛禮以見非嫡妾所得
加何氏曰亦猶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
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

四章有福祿之安不當使有畢羅之危綏安也

鴛鴦四章：四句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止故作是也

何氏楷曰朱傳以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玩末章詞旨哀傷果可
與行葦伐木例觀耶

後序云不能燕樂同姓首言有頰者弁不燕王何以皮弁且末
章明言樂酒今夕况同姓大臣其所規勸止一燕飲間亦陋矣
宜朱子之不取也蓋幽王任用小人其於貴戚元老盡置閒散
而社稷之安危民生之疾苦宮帟之理亂刑政之是非彼既不
之下詢此亦無由獻納滿腔忠告無可發揮庶幾歲時會食之
間少長咸集或者動其親之之誼矐念老臣咨以密勿因事抹
正將在斯時無如危迫而王不知也故一則曰庶幾說懌再
則曰庶幾有減而君子則惟宴而已明年此日不知有此會否

耶今夕兩字無限悲涼故上二章草草注到末四句味其語意
憂切痛深固不僅如陳思之求通親：欲叙骨肉之思又豈但
中山之畏諛聞樂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哉

一章言王著此皮弁欲何為乎益酒旨殽嘉將以燕同姓也此
與宴者豈是異人乃王之兄弟至親者正如葛蘿施於松柏榮
則俱榮悴亦共悴所謂與君共休戚者也向也未見憂其間隔
而無以自通今日庶幾說懌而咨以肺腑乎爾指王也匪他朱
子謂非他人恐復豈伊異人句箋言至親也最確言親之至非
有他嫌疑隱匿而不言嚴氏曰葛蘿視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
二草亡矣言此以醒王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二章兄弟具來
謂不止一二人豈無至論可採變松柏言松上承具來之文只
王一身為九族託命所賴者益多矣庶幾有戚：善也改不善
以至於善也

三章在首者弁已在首將宴之時也自兄弟推之更有甥舅亦
吾休戚相關者也危亡無日兄弟甥舅無不知之吾恐相見無
幾樂酒惟今夕而已而君子則惟有燕飲未嘗籌及一事死亡
其能免于李迂仲曰先集雜霰所謂危亡有漸也國將亡必先
離其九族

類弁三章二十一句

玩如彼雨雪先集雜霰刺幽之旨詩人明白點睛矣而死喪

無日例之唐風他人是保益當晉昭之世亦死喪無日也又
例之秦風逝者其亡益秦仲不量力而深入西戎亦諷諫之
詞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

褒嫉妬無道竝進諛巧敗國德澤不加於

民固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此詩不從序說可以為風不可以為雅韓詩作觀爾新昏以愠
我心亦以此篇為刺詩也然續序云因褒姒之嫉妬思得賢女
配之不使之復故后而諷之求新昏有是理乎竊以為是詩疑
作於申后既廢之日褒姒欲立之時大夫欲救正其非而莊言
不入苦口難投因詳言天子立后必得賢女乃可正位中宮筆
筆為褒姒反照令王三復其言使之知萬不稱任而自止故駕
鴛言申后之不可廢也車牽言褒姒之不可立也其云德音來
括則哀其窈窕而不淫其色也云令德來教非入宮見嫉也云
式飲庶幾則非飲酒沈湎夜以繼晷也云我心寫慰我心所以
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而謂褒姒其人哉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
立趙飛燕為后諫大夫劉輔以為宜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歆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
以為主正與詩意相類

一章叙往迎之時望之如是也提出間闕車牽六禮親迎以為

天地祖宗主何等鄭重固非充下陳者所能當其殊禮也如果德音來會雖無好友爲配亦足燕安而喜樂矣夫婦如賓如友好友猶云嘉耦暗指王王雖未善而得賢女自當轉危爲安此想望之切于往迎時也

二章言碩女既至而所望不虛也以令德來教則國有磐石之安君有明哲之譽凡我臣民亦且好爾而不至於厭惡也碩字對卑賤邪嬖者言之故衛風曰碩人對嬖妾也此詩曰碩女對褒姒也

三章正言其令德之實褒姒之病在希寵縱欲故詩人言如得此碩女令德所見即如一飲也吾君雖無旨酒女式飲之吾君雖無嘉穀女式食之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與女女欣喜歌舞不置而不必惟吾言是聽惟吾欲是從貞靜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不爽矣德以接遇之恩禮言左傳宴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歌舞感德之謂

四章馮爾雅註云有憂者思散馮也箋云得見女如是我心之憂除去也

承上章言碩女令德如是始足以作合君子而答仰望之心興意鄭箋歐義俱爲翦除豔妻之喻說亦可通然以集傳爲妄言陟高岡者必析其柞薪取其葉之滑也議昏姻者必求得夫碩

女取其德之令也鮮得覲而得覲之則心寫無憂何至廩：乎
有危亾之惧哉

五章極力推重碩女之令德言其一言一動如高山之可仰大
路之可遵於是四牡六轡之良迎而立之則覲爾新昏亦足以
慰我心矣不然微賤下質以穢中宮所謂海內失望荆棘生於
闕廷乎

車牽五章：六句

朱善解頤以此爲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豐氏詩說云
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季氏解頤君子得賢妻而自
慶之詞按章末曰覲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即新昏之人
也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
嗣親也新昏安得有賀有燕有樂歌即何氏駁之其說良允
惟王道詩億云天子大昏之詩其說近之然於刺幽之旨終
無當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或以爲厲王之詩而不知非然也古稱暴主必曰幽厲幽甚於
厲也蕩之篇曰流言以對桑柔曰朋友以譖厲固非不信讒言
者然周公召公依然執政而夫婦父子之間未聞失德他如宣
王時之吉甫方叔申伯仲山甫之屬莫非先朝留遺出而佐中
興之治可知厲王之世祇備巫監謗樹惡於民耳其於故家大

臣未嘗斬艾殆盡也若幽王之信讒其邁乃祖遠矣讒人之爲
鄉士者如尹氏皇父虢石父之徒也讒人之爲六卿者則番家
伯仲先聚子蹇樞之屬也讒人之司百職則瑣瑣之妯娒讒人
之居宮掖則艷妻之嬖處讒人日多故讒言日盛莫親於夫婦
而白華作矣則曰二三其德莫親於父子而小弁作矣則曰君
子信讒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信讒而誅戮行矣小宛曰
哀我填寡宜岍宜獄信讒而刑政酷矣以及十月之交雨無正
巧言諸篇其斥逐誅死於讒言者不知凡幾而召旻云人之云
亾邦國殄瘁職此謂也然則幽王之廷尚有人乎驪山發難天
子弑王后虜死者僅一鄭桓公其餘皆發蒙振落無一人抒國
家之難蓋忠臣義士靡有孑遺故也而原其始皆由於君子之
信讒言是以幽王之暴甚於厲而禍亦慘於厲夫乃知青蠅之
爲刺幽也豐氏鄒氏欲移幽作厲則亦未取刺幽之全詩讀之
也

無信二字貫下二章遠之則交亂四國近之則構我二人王充
論衡曰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故君子不畏
虎猶畏讒人之口詩人惡貪則斥爲碩鼠惡讒則指爲青蠅皆
惡惡之盡情

青蠅三章：四句

按表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曰營：青蠅止

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何玄子以為魏風何得入雅意其以賓筵相近訛衛為魏遂并繫之衛武公直西山云讒言害政雖慈祥和易之君亦能變易其心志成王是也說者因指二人為成王周公四國為管蔡商奄說皆無據不如刺幽之當也

漢書昌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龔遂引此詩以為讒人衆多師古註矢惡也又漢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陸氏詩學云詩人不遇偶爾寄興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皇友愛鶴令千數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昧其旨乎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

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當時君臣上下沈湎於酒也韓詩云衛武公飲酒悔

過而作蓋以抑戒例此詩而其實與刺時之旨不相悖也劉向

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不時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

可為當時酗酒之證後世公卿沈湎名臣猶書酒誥以箴况幽

王無道通國化之而賢如衛武漠然未聞一諫草乎今讀抑戒

賓筵而知武公憂國之忠也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

言紂惡而云我沈湎於酒也武公入為卿士本於鄭箋然史

無明文其為三公在平王之世蓋武公為王室親藩入朝而作

詩刺時何必卿士哉

一章大侯周禮司裘職王大射共虎熊豹三侯註云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鄉大夫所射也與朱子所引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虎豹異蓋記以燕射言之而司裘以大射言也箋以下有烝衍烈祖之文決其為大射恐箋說為長鐘鼓既設是貫串上下語蓋既設者為奏樂也樂有琴瑟頌磬笙蕩之屬八音皆備言鐘鼓舉大綱也公升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爵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酌禮二也旅疇之後獻工：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三也射則天子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射畢又為羣臣舉旅既飲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有無算樂四也賓將出奏陔夏五也公入奏鷺夏六也總于鐘鼓既設中統括之發彼有的二句即在獻爾發功內是一時事補正云功狀也奏中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告於公是也彼指射侯也詩言獻爾發天功狀之時彼發矢於侯而中的者多將以此求爾之飲此爵也爾代中多者指中寡者二章上章前八句注到舉疇逸：後六句注到以祈爾爵此章前八句總注到後六句來蓋言為祭而飲者不至亂也章內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祭中宏綱細目無不包括獨舉旅酌為飲酒言之也 補正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詞其湛曰樂以後則祭畢而旅酌之時也箋以各奏爾能為獻尸之酌集

傳亦用其說然上文既云錫福湛樂則祭事已畢此重飲酒不
重獻尸蓋行旅酬之禮也室人不得言賓恐亦非佐食謂主人
之弟子也對賓弟子言俱不言弟子者蒙上子孫之文則曰賓
曰室人而意已見蓋長賓長兄弟俱無手自斟酒之禮仇讀為
斟賓載手仇者謂賓弟子手自酌酒舉觶於長賓以酌主室人
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舉觶于主以酌賓於是總結之云莫不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祭之功也所謂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如此
豈至于酒過乎

三章此與下章為一時事類弁篇傳云皮弁以燕同姓疏云爵
弁士之祭服常弁服以即戎冠弁服以從禽惟皮弁上下通服
之故知皮弁也曹氏云王者常朝服皮弁燕同姓亦服之蓋以
白鹿皮為冠按下章有側弁之儀則知此章為祭畢而燕同姓
武公為周同姓之臣得與此燕至於旅酬則見其上下皆失禮
也上章旅酌祭畢之時也此則燕之時也

四章尤見飲酒而乱疏謂算爵之後也

補正云不知其郵謂舍其坐遷蓋號呶屢舞不知郵歷他人之
位也

五章如諸家之說於立監二語總無安頓愚謂此章深惡飲酒
之乱而痛責行禮之不嚴也首四句統冒彼醉不減不醉反恥
承或醉或否來式勿從謂承監史來式語辭勿與弗通箋云猶

無也言此監史目擊其上下喪德何弗從而告之以無使其甚慢乎如子非當言者禁止其言匪當由者禁止其語凡由醉之言卑出必無之物以罰之如此則酒戒嚴將人人自惕獻酬酢三爵之間嘗恐不能記憶儀度以至失禮蒙譴况敢多為加爵以至於乱乎而監史之不能則監史之失其職也責監史者所以責王耳 俾出童殺罪無可贖也各如不敬之罪致罰如周禮萍氏謹酒之類謹者戒其當飲者勿過明齋王氏謂如監史是也又酒誥云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雖指平日沈湎者然當飲失儀則有罰可知也言必出童殺而後可贖則孰敢犯之哉

賓之初筵五章二十四句

按射禮之節目有三舉大射儀約言之射必先行燕禮旅酬之後司射請射乃比三耦取弓矢於次乃射拾發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此射之第一節事也獲以矢中旌也坐而獲言負旌之人坐而告獲下文舉旌偃旌是也以宮以商以磬之宮商為節奏也獲而未釋獲者此時但言獲而已猶未釋算也至三耦初射之後乃設福器上耦取矢復射司射請釋獲於公：許司射者命設豐弟子奉豐升於楹之西勝者之弟子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盡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下及射爵辨也乃徹豐與觶此射之第二節事也獻豐

解之後司射又請射如初又請樂於公：許司樂遂命曰不鼓
不釋遂奏狸首以射若天子則騶虞也其他皆如初儀反位就
席始命退福此射之第三節事也不鼓不釋不與鼓聲相應不
釋算也射畢舉旅行酬司射復命射唯欲一發中三侯皆獲此
三節既畢而又燕飲命射以相樂也惟欲者欲則射不欲則止
也中三侯皆獲惟君釋獲不拘三侯此臣亦得與君同者其法
寬也大射之儀如此愚謂初射何以不釋獲不飲解教氏云亦
習射之意也前此澤宮習射其不中者已不得與于祭至此則
又試之此時之耦非即澤宮之耦先比其耦使兩人相匹耦比
耦已定然後命射以觀其習熟與否而不釋獲飲豈蓋從容以
俟無躁急也第二次則釋其中之多寡別其賢之大小而第三
次復射者孔子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故作樂以觀
其合度與否而後射之賢乃著若射後之燕不過君臣盡歡而
已

魚藻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鷓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

劉知幾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隕 隋書薛道衡傳煬帝覽道衡頌怒曰此魚藻之義
也

詩所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樂也能愷樂飲

酒則無酒荒之禍也當是東諸侯遙禱之辭故曰王在在鎬
按魚藻作刺古說有徵而詩却不露刺意諸儒以在藻依蒲為
魚之失所拍合刺幽不知魚以蒲藻為得其性傳已明著之無
容互異蓋以魚喻民非喻王也在藻頌首喻民之得其所也民
得其所於是王在鎬京可以愷樂飲酒不然宵旰方長憂孔棘
耳然則楚茨諸篇之刺幽在即位之始魚藻之刺幽在燕樂之
始其幾已形其事未甚故大匡但言必如此而可樂則不能如
此必不可以一息安者矣後序謬指武王殊非詩意

一章苗東發謂與王在靈囿一般不知彼詩上章言庶民子來
也此則規戒之意多于與處會心自見刺幽之旨

二章上豈樂飲酒言民生皆遂而飲酒以樂之也此飲酒樂豈
言民得其所故飲燕之間君臣歡悅而無耿、不已之憂也

三章詩所以飲酒樂豈則不忘民而可以安居矣

民安而後王安有那其居為飲酒樂豈之本結出那字方知三
章之興著意在民生也

魚藻三章：四句

古義謂武王初居鎬京羣臣美之襲後序思武王之說也詩所
謂此詩繼於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
歟似亦無據

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教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諸儒皆指舉火徵會事說非無稽然細按之終穿鑿竊以為此當與桑扈表裏幽王初政其於燕饗諸侯必有失其儀度者故詩人作桑扈言天子燕諸侯當如是也其於諸侯來朝必有形為侮慢者故詩人作采菽言天子朝諸侯當如是也孔子告哀公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即此詩諷刺之旨其後幽王果以侮慢諸侯舉火徵會而敗

一章詩所以筐篚筥之盛菽與車服之榮諸侯也

言來朝而有錫予之典也曰何錫予之又曰雖無予之又曰又何予之纏綿懇摯正為侮慢之主對針

二章薄采其芹米之者人也而致其可采者則楹泉有以滋之嚴肅者來朝之儀來朝者諸侯也而致其如是者則王有以惠之其所以惠之已見上章故此只說得一面

三章末四句言樂只君子有此恭敬齋遯之美則天子命之為諸侯而申之以福祿命之申之皆從予字中推出可見天子加惠於諸侯者皆諸侯之忠敬有以自致之非有分外之恩也况得而侮慢乎

四章詩所云以枝葉之盛興率從之人之多補正云為國以得人為本此率從之左右礼事辨治此所以能殿天子之邦也說到殿天子之邦此正述職敷奏之時見其才德足為天子守

土也平、亦就平日之從政言率從則隨諸侯以至也萬福之同羣臣亦有然

五章詩所以舟之漦繫而汎、與諸侯之留款于天子而優游也黃淵亭曰葵者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臣不敢紆而君則揆之是以上下能相親也補正戾定也凡諸侯憚于朝覲恐天子不察其心而多求以困之耳今揆之而厚以福祿優游燕語則可以自安定矣

言諸侯來朝天子度之而諒其忠敬曉之而予以福祿君臣字契嫌隙不生莫不優游歡悅不必有所勉強也彼交匪紆以下大抵嚴威儼格之意多而一段相親相愛意尚未形容得出故此章以其一体相關無少間隔處言之蓋彼交匪紆者天威之嚴重優游是戾者誠意之交字所謂嚴而泰也

采菽五章：八句

集傳以此為天子答魚藻之詩以兩章相屬也何氏楷復決其為康王之世鑿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集傳用序然無世次劉向引此詩以為幽厲之際按經文如蠻如髦其策後來如握左券為刺幽無疑讀三章交相為喻知彼此植黨傾陷不獨君子受讒矣四章受爵不讓知宗族中有附小人為鷹犬以刈本支者矣五章老馬為駒六章教孫升木皆

非泛說輔氏曰必指當時實事言之嚴氏云史之所無為詩之
所有如此類是也篇中大意以無胥遠為主而歸結在我是用
憂詩人豈為一身計哉晉司馬骨肉相殘閔內侯索靖指洛陽
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此即我是用憂之意一章
諸儒以翩反興多意殆不然也言角弓雖調弛之則相反兄弟
昏姻雖親疎之則相遠二者謂隔絕不相維繫也三復集傳勝
於舊說多矣

二章言王族自相殘賊皆王教之使然也舍末二章意

三章此字暗指自己處之泰然也交相為瘡者彼此賊害即末
章所謂如鬻如髦也四章何玄子曰相怨一方正無良之實一

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

從來小人得志王族中必有與之依附以自翦其宗者如宋華
亥附寺人柳而逐合比晉范臯夷附三家而逐吉射皆是也以
兄弟之親而相怨相讒以取爵位驪山之禍玉石俱焚至于已
斯亡詩人真灼見其幾矣又逸齋潛谷俱謂爵是酒器失意杯
酒之間如漢之田蚡灌夫五代之史弘道蘇逢吉之類其說非
然也

五章此承上章受爵不讓而正言規之

六章集傳精矣然其釋與屬云小人附於我不如東萊作小人
自與其親族相聯屬而不解為安

七章傳曰暝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澆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別人將稱曰雪今消釋矣蓋積陰之後忽見天日使人欣喜躍然王積迷之後憬然悟悔則人亦將曰說人自此消沮矣而無如王不肯貶而棄之也驕生于居失其所居便無從驕式居者猶云任其居位也婁者常如此也是從澆字生來八章王氏安石曰積之高則浮浮流義比消為深傳曰流而去也自相殘賊如鬻髮憂心者但可付之長歎而已

角弓八章之四句

唐氏士諤曰昔辛有造伊川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如鬻髮如憂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

苑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續序言王者之不可朝事集傳亦因之而詩意恐不盡僅此也蓋是時羣小用事綱常倒置王室之禍不容一睫而列土外臣有心周室者欲極救無路故以憂國之忠悃為局外之旁徨作此詩而使王聞之也

天子外臣身逢暗主惟如周文王之柔順文明郭令公岳武穆之單騎赴召臣道斯為無愧後世強兵手握遙執朝權甚且與

晉陽之甲清君側之蠱六朝亂臣率用此術無怪近代借此詩
一靖字自號為靖難之師也聖人存此詩立萬世臣道之防杜
亂賊覬覦之意

一章有菀者柳其枝葉下垂有以接引容納於人則人自休息
焉興王能接引容納臣下則孰不思暱就之上帝尊之也亦九
重高遠不相聯屬之謂甚神神靈自用也我外臣無敢以恭末
議矣 暱猶所云媚茲天子也末二句如云使我朝而事之後
必將極其所欲俾字靖字恐無著落箋云留治政益支離矣蓋
使王使之也靖我靖之也猶云召我以安靖國家而後我得盡
力也如鄭武公入為^王卿士之類

二章言上帝甚神無越職以自取病焉而俾予靖之跌起下章
曷予靖之

三章箋云鳥之高飛極至于天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以彼人斥
王雖集傳亦仍其說愚謂彼者外之也人者賤之也始則尊以
上帝繼則斥以彼人無乃非臣子之義逸齋有見於此以彼人
指同列然亦非也蓋彼人指王之左右說諂佞人天即上帝喻
王也鳥飛傳天猶所謂羣飛刺天為小人近君之喻小人之心
不知其何所至王方假之羽翼為之親任曷能使我靖之哉君
者居于己國也凶矜謂構禍可憐之語君以待之事外徬徨耳
菀柳三章六句

按朝覲禮也幽王暴虐且數舉火以娛婦人則諸侯固有不朝者然幽之亡國在任用小人廢嫡立庶諸侯即朝而所為如此恐亦未能安靖也且詩人作詩刺王致諸侯之不朝可也諸侯自明不朝之故由於王之暴虐毋乃傷於薄乎或泥一邁字謂作於舉火戲褒姒之日或又以角弓苑柳皆屬王之詩或又以苑柳都人士皆東遷後之詩皆誤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後序與緇衣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董氏道曰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此詩所陳皆言其檢樸恐無思富盛之意且亂離之後又非必其人無臺笠女皆寡髮安得云未見似以序說為長矣補正云此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服飾之淫靡而思先古之樸素也笠之以量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樸素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蠶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為巧飾也蓋必有華其笠純其剋珠貝其瑱短其蒂巧飾其髮與緇以為冶態者故思古而軫懷焉

一章傳曰彼、明王也按彼明王者言彼明王之時猶云彼一

時也疏云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貪淫巧偽都邑之士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駭今之都邑也傳曰周忠信也左傳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為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可以為周訓忠信之證

補正云黃衣狐裘貴者之服也在上位者儀容有常言有條理行歸忠信是以萬民則而象之

二章釋文云網密也密且直以女子之髻言如髮就其髮之為不加髮髻為高髻也或以如字作其字未安

補正狐裘黃、在上之人士也薑豎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上

者言則衆聞之行則衆見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而詳故第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應上之風以成俗者亦略可觀矣于士則貴賤並舉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樸素如此則賤者不待言矣

三章說文琇美石次玉也充耳瑱也實塞也禮充耳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云充耳琇瑩則知亦貴者之飾也故對下尹姁 補正不言君子女之飾第曰謂之尹姁何也尹姁又君子女之望也承上章網直如髮而言不獨凡為君子女者然即號為尹姁者亦然

四章垂帶而厲亦貴者之服言從之邁謂人雖不得見而其服

飾儀容之盡善則我願從之以行而不尚近日之奢淫也猶孔子從先進之意

五章補正非故欲其垂之也帶之制不改于舊則自有餘也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于舊則自有襏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于士備言衣服冠笠瑱帶于女第舉首飾言之體也云何二字畧讀言我今不見將云何字亦惟張目遠望切其景行之意而已是于言從之邁句著一找足語非另是一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或以為東遷之詩豈氏以詩有尹姁之文謂尹伯封所作何氏據羅泌路：史之說以為共伯歸國因廣引書以證之不知皆

與經悖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劉氏彛曰從軍彼人也周制王畿外為八州：建牧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建帥以統兩屬：建長以統五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焉耕以足食文以興藝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得正以屬：弗制則正以連：弗制則正以卒：弗制則正以牧：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特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及久役于外過期反與古異矣

刺怨曠者刺其時多怨曠也時多怨曠則其刺在上耳或疑此詩婦人所作何以登之于雅蓋太史採之畿內因以入告或大臣擬作以為諷諫皆所以刺王也

一章豈無膏沐誰謫為容婦人與君子不在而膏沐以俟之者此蓋間其君子之歸期也采綠而不盈一刺思之甚也而忽聞君子之歸期則予髮曲局將何以承事君子哉

二章成役豈能五日畢事即更番以代亦不止五日也若云征討益非五日奏功矣或云五日六日即五月六月然終未確愚謂五日為期者傳聞君子至某地屈指五日可返里門乃至六日而猶不至則歸期猶未定此所以采藍而復不盈一簪也釋

詁云簷至也

三章向也承事君子如欲狩也我則張弓而納於韞中以待君子之往狩如欲釣也我則緝繩而繫之於竿中以待君子之往釣君子在室予固無事而不承其意也此及下意蓋追叙之四章君子之釣維何惟魴及鯀既得魴鯀而歸予共觀之相與為樂以安于靜好之常今何如哉釣得魴鯀已該弋得鳧雁一面觀非觀其釣觀其所得之魚耳

采綠四章章四句

詩緝謂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或又以為隱刺褒女或又以為刺人之有為而不敏於事者皆非詩旨

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鄉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詩不次車攻吉日之間則非美宣可知也幽王之世申后太子奔申王將伐申殺太子而申與犬戎甚暱詩人欲止其伐申之役也而危言難入故特舉宣王封申城謝之事言之欲王知申之不可棄也蓋謝為荆徐要衝封申伯於此為南藩重鎮崧高詩屢稱申伯功德而云四國于蕃四方於宣又曰採此萬邦聞於四國今日其可翦為讎乎且前日之謝足以控淮海諸夷而今日之申反足以結西羌諸翟主政者既無宣王帥師者又召穆膏澤未敷人無鬪志驅畏險苦役之民輕與申敵吾恐師

旅無成而王心為之不寧也篇中述謝功而結穴於王心則

寧一語其諷微矣故曰小雅之詩近於風

一章鄭氏歸美宣王朱子專言召伯其義一也

二章三章鄭氏以為勞辭朱子不以為然也按五我字皆詩人我之猶云我兵我軍云耳必我南行之事既成而後彼夫皆云歸哉前此無思歸之人也云字方有着落

召伯勞之統始終而言此二章從城謝之人寫出他急公趨事不敢言歸情景正從勞字中來

四章上二章內已見區畫之周密號令之嚴明器具之完備而未事量度臨事激勸皆勞字中作用故此章承上二章明白言

之

五章此又承上抽出其大者有成便與無成相對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詩王介甫嚴華谷何玄子俱兼言營謝平淮以二事皆南
行也或又據竹書平淮在前城謝在後以駁不應先言謝功

按兼言平淮者止據經文烈烈征師一語耳然言征師未嘗
言淮師也

隰桑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李道仲曰君子窮處於巖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之切未嘗

忘之隰桑之詩所以作也

君子在野人思見之觀末章可知一朱子疑非刺詩而卒章引

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為証則亦未嘗不從序也思見君子則

厭惡之小人而刺在用小人遠君子之人或疑前三章用意不

深以未嘗讀序也

一章以桑在隰而美盛興君子在野而自得也劉氏以容貌言

則淺矣二章有沃興德之潤身

三章有幽則盛之至矣君子不特自得也而德音足以感人使

之膠固則盛德之至也上二章正意已在興內此章則以上二

句興下二句四章言我心愛君子何不遂以告之而君子隱處

巖穴無由得見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耶此章忽作變調一句

一轉蓋欲用之既不能棄之則不忍低徊反覆其愛惜悼嘆神情宛然若君子已見則愛慕之意何妨直告不徒為中心之藏也故知上三章既見君子乃假說之辭非實境也何日忘之便有相祝而動之意王心開悟便可舉之于朝故此篇是憂國思賢之操非伐木求友之音

隰桑四章章四句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氏請受其卒卒章則知卒章為實事也陸氏詩學謂天子視學養老乞言之樂歌亦本集傳句詞大畧與菁莪相類因附會之耳精當

不易無踰忘言

白華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漢書班婕妤傳師古註白華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白華為周人所作猶後世長門賦為相如作也述申后之言怨而不懟情文並至續序下國以下皆衍說耳此篇俱從大處立說所念在先王所憂在宗社所懼在危亡將至所望在王心改悔此忠君愛國之言夫豈閨閣之怨可同日語耶

一章從來夫婦畔合每以兩物相合者為喻如桃李絲緝之類此菅茅亦喻王之夫婦言漚白華以為菅必以白茅束之猶人

藻修之德必取純潔之女佐之乃足為神明主何王之遠我而使之獨居也吾恐與王聯此者非芳潔之德也俾我獨只說得一面而與褒女深相結束已在言下

二章此管茅亦喻王之夫婦也天以英、白雲露彼管茅使相須為用猶先王以佳兒佳婦使之相與有成天步艱難最著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褒姒正天生亡國之妖孽也

三章池水不可云流當從王氏地理考為水名碩人箋指褒姒王肅孫毓俱指申后說非也是集傳指幽王然前後既以之子指幽何以變文云碩人且大德之人恐亦不可以指幽也按此碩人疑當指宣王三益漉池在豐鄩之間而北流以潤稻田猶宣

宣王承文武之烈而遺緒以澤子孫今王所為令我嘯歌傷懷而愴然以念宣王也

四章言先王立為冢婦王饗饕奉宗廟猶桑薪之於烹飪也乃燎之於無釜之燧則不足以成烹飪之功矣我之見棄何以異此然我非徒為一己之見棄憂也維彼宣王以菟裘貽汝汝不之顧則為勞我心耳烘燎也燎焚也燎于有釜之竈可以烹飪如無釜則薪歸無用矣重燧字不重烘字

五章傳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王之意以為無預外人事也不知惡積于宮中必播揚於外天下聞之將有動搖社稷者六章前言實勞我心恐負先王之付托此則深懼社稷之危亡

憂思以漸而深

八章傳曰扁乘石貌疏云夏官頽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
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言有扁然之乘石王出入履之
亦卑甚矣卑之不可以為高猶接妾之不可以為后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或曰申后能為白華之忠厚何不載父兄之逆謀武城王氏
曰以驪山事責宜白則可責申后則不可宜白固在申之后
歸申史無明文其或在離宮如後世之長門耳况此詩固周
人代作也

縣蠻微臣刺亂也 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故作是詩也

補傳云是詩乃微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恤其勞者也夫貴而
忘賤大不恤小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集傳是詩本從首序而易傳之興為此則所謂教誨命載恐皆
不可以言鳥宜從傳為興矣又以此詩無刺大臣意夫飲食教
誨且命副車載之正大臣之施澤於小臣者但言我之望于大
臣者如此而不言大臣之不能如此乃不失為忠厚和平之旨
也

曰飲之食之則知當時有飢渴之苦曰教之誨之則知當時有
期迫賢責之事曰後車載之則知當時有車殆馬疲之慮

縣蠻三章：八句

此詩集傳本無異論而古義以為諸侯貢士於天子之詩得毋立意求新乎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耳

舊說士大夫而用瓠葉菟首詩人述亂世衰諷諷景象也義亦可通然考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遂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註瓠葉義取古人不以薄物廢禮雖瓠葉菟首猶與賓客享之也然則趙孟必不以衰頹景象刺鄭矣又考漢書劉昆當王莽之世教授子弟五百人每春秋享射備列儀典以

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蓋取義於是詩如果

為亂世景象則昆不肯以自待也此詩大旨與都人士畧同幽

王荒於酒色在位習為侈汰大東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賓筵

云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則此時之窮奢極欲可見矣詩人欲矯

當時風俗因述古初士大夫燕飲雖薄物可以行禮蓋在誠意

之綢繆不在敬核之豐饗也是以趙孟劉昆皆取義于此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苟誠意不在雖有牲牢珍錯皆為具文

今舉一物而獻酢醕並至覺主人情重禮度詳明以視長夜沉

酒者相去遠矣為王誦之所以規之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此詩但云東征未知所伐何國後序云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亦
未嘗指為征荆舒之師也如據國語伐申求太子事則申在錫
京之南崧高云宅是南邦黍苗云悠悠南行不可以言東也按
左傳椒舉告楚靈王曰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鼓鐘傳云
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下篇後序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蓋東夷晏叛幽王東會諸侯以臨之不服則又命畿內諸侯
合兵以討之歟詩人述軍士怨咨入告于王而師必挫切之意
自在言外

有承涉波向無定說箋以承之唐突喻敵之勇悍王氏詩聞則
云江豚北風或據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斗中無雲雲惟河
中有雲相連狀如浴猪二日大雨皆不足據也嚴氏祖橫渠之
說承性負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蹟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
按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微之安或又疑古占候言無涉波兆
語雨之說范氏補傳云天氣鬱蒸則衆承涉波蓋春盡秋秋天
氣尚涼忽爾炎蒸羣承涉水則以為必雨之徵也其闡傳義甚
明而白蹟二字終無著劉氏彞云中國有承純黑為常南蠻有
承無非白蹟謂四足及腹皆白也范氏亦云東南之承無非白
蹟然則見承白蹟則大軍已入東夷境也一章自錫京起程一

路險遠故云不遑朝言朝夕不息也二章經歷者愈遠愈險故云不遑出言無暇謀出也三章言已至東境疲病之極水潦為憂故云不遑他言只此受苦不盡無暇計及鋒鏑之危也語哀而愈深

漸之石三章章四句

諸儒以史不載幽王東征事遂妄為附會豐氏指左傳桓王伐鄭事何氏引竹書厲王三軍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皆不足信也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 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

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此數言內含無數政刑失指紀綱紊亂戎狄交侵兵役不息凡四十四篇所刺者無不隱括而末但舉其一事言之是其到盡頭處其景狀類于萋楚而究竟則為黍離故不曰刺而曰閔閔者知其必亡而無能為也

一章茗華將落則變而黃無限目擊傷心景象總於首七字見之傷者非傷已逢之也文武成康之業一旦失墜故宮禾黍知不旋踵而百感攢應膺無限傷懷耳續序但云傷已猶未知此大夫心事

二章花落而但有葉則衰益甚矣如此二字胸中歷歷分明而口中却不忍遽言

三章偶舉以見之羊墳首也水無魚也人不能飽也閭里蕭條
人民愁歎國不亡得乎鄭氏樵以上二句為死亡將至之喻非
也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
禽獸故作是詩也

周室錫京之盛守卒之衆戶口之殷甲於天下柯至犬戎深入
其志忽諸今反覆漸之石以下三詩而知此日之周其民力
物力為已盡也幽王四方征討不見於史然詩之所著用兵如

兒戲視民若禽獸其不載於史史之闕漏耳山童川竭疾病兵
荒而殘民以逞者猶擇人而食天怒人怨至此已極此犬戎之
所以一戰而滅周也

一章二章皆賦中之典故傳不言興也

三章承上文言征夫獨非人乎人則匪虎兕也人也而虎兕棄
之可哀孰甚焉

四章兕虎惡獸狐亦妖物皆人所厭惡者故為鄙夷其民之喻
首章何草不黃秋盡時也知受役在春夏矣黃而至于玄則冬
杪矣末言幽草幽者茂盛而色黑則又在次年之夏矣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朱氏謀堵堵謂即舉火召諸侯師之事也然詩言經營四方則

獨京師而徵兵戲褒亦不必有兩年之久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按小雅至都人士之什於風尤近矣其所以為雅者義在王朝不得夷於列國也

刺幽王之什至四十餘篇之多以視刺宣刺厲不啻十倍凡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失其道以及信詭棄賢黷貨嚴刑酷斂嗜音日酒窮兵遊晏奢侈之類史冊所不載者皆詩人刺詩之所及或數詩而共指一事或一人而分刺一端何人才如是之盛而篇章如是之富也哉蓋周家傳世十三稜樸菁莪之化其淪肌浹膚已五百有餘載故幽王之世祖宗

培植之德報禮獨隆天地英華之氣發洩殆盡忠臣義士一

時感憤篇什獨多今讀其詩或和平溫厚宛然盛世之音或

悲愴淒涼颯然亡國之象或直指其人凜字斧鉞之加或隱

寓其情致其言外之意或當身說法自訴己情或托物借端

不揚人過或窮形以盡相或節短而音長凡三百篇詩人之

精意良法莫不會萃於四十餘篇中而集其大成然百爾君

子懷忠賈禍或死於暴西主之罪罟或死于讒人之交搆至

驪山之變玉石俱焚獨此蠹簡遺篇編偕平王大駕捆載而

東尼山編次隻字不遺其亦幸矣迨至祖龍一炬又逐殘煙

所賴傳于諷誦之口譜為鏗鏘之音老生宿儒如二毛公者

崛起西漢之時近接洙泗之緒凡諸君子從憂患得之涕泗
泗成之者至今無恙也豈非不幸中之幸乎而猶病其詩之
多也



